

● 元辉著

B A S H E J I

跋涉集

● 解放军出版社

J I E F A N G J U N C H U B A N S H E



中國圖書

ISBN 7-309-04111-1

跋涉集

中國圖書

中國圖書

0000



BASHE JI

跋涉集

元 辉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JIEFANGJUNCHUBANSHE

跋 涉 集
元 辉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100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130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 000册

ISBN7-5065-1397-8/I·194

定价: 2.95元

社编号04—0065



元 辉，本名李家煦、李家许。
1933年生于湖南著名风景胜地武陵源
索溪峪。学生时代先后就读于本县九
溪小学、溇江中学、常德省立第四中
学。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。初习
诗，后渐及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文艺评
论。出版过诗集《绝响》。《跋涉集》是
作者的第一个报告文学、散文合集。
其中的《将军和儿子》曾获总政治部颁
发的优秀作品奖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散文诗
学会、中国延安学会会员，并任《解
放军报》文艺副刊主编。

目 录

- 眷属，匆匆北去（1）
悠悠报国心（14）
器 度
——记江加良（28）
台 烛
——记优秀教员季卜枚（41）
将军和儿子（76）
“屋脊”上下（86）
在遥远的山口（94）
花甲愿
——西藏剪影（100）
孩子今年七岁（106）
寂寥的海角（112）
西沙群岛散记（117）
前线速写（123）
边界哨所（133）
夜找“对松亭”（138）

索溪琐忆 (146)

魔幻三角 (152)

人生谁能无逆境

——记戴丽丽 (156)

湖口怀古 (162)

战地之泳 (167)

哥德堡两题 (173)

蛇年初夏忆旧有感 (183)

后 记 (190)

眷属，匆匆北去

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写道：牺牲，不仅仅在战场。我想补充说：可歌可泣的，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牺牲。

——题记

戴钱鑫带着一身泥巴和汗水，从山上走下来，虽然感到疲劳，却也暗自欣慰：他终于带领全营把临战训练科目保质保量地坚持搞完了。他想：她会理解我的，为什么没到昆明去接她，也没中途下山到驻地车站去接站。现在，她大概已经在营区那间小小的平房里，等着这一年一度的团聚了。

去年，龙芬没有来队，所以今年来得早，想到部队上来过春节。电报上说：把小明也带来了。多想见见这小家伙啊！上次探家时，小明还不会走路，现在已经两岁多了，还没听小家伙叫爸爸哩！当然，更想见的还是她。可是见面以后，那句话怎么开口呢？

接到她的电报时，参战命令已经下达，部队要拉到几十里外的山区搞临战训练。电报是她临动身时在上海发的，要他到昆明去接她。大概是因为过春节，带的东西多，又拖着个孩子吧？回电报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等她来队后再

说。过去她每次来，他都是请假到昆明去接站的，可这次不能。营长住院去了，副教导员刚调走，只剩下他和副营长在位。副政委要他到昆明去接一下，他不肯。临战训练，怎好搁在副营长一个人肩上？团长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叫作训参谋代替你去组织训练。”他还是不肯。他给转业到云南物资局的一个姓刘的战友写了封快信，请他到昆明车站接一下龙芬；等龙芬到达驻地车站时，他再请假下山去接站。又怕到时候抽不开身，临上山时把宿舍钥匙交给了留守营房的一位同志。果然，一到山上就忙得连轴转，接站的事，只好放下了。

既高兴，又内疚，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，他急匆匆走向自己的宿舍。老远就张望，灯怎么没亮呢？到门口一看，门还锁着。按时间推算，该到了。哪怕在昆明要一天，也该到了。她过去来队，从没中途在昆明要过。会不会今晚坐昆明到河口方向的夜班车来？他顾不得休息，叫上通信员，当晚赶到火车站去接夜班车。夜班车两趟。十二点多那趟进站了，不见她下车。等到一点多那趟，还是没见。是不是路上太困，在座位上睡着了？他不放心，和通信员分头上车去找。所有的车厢都找过了，没有！第二天又去接白班车，还是扑了个空，打算晚上再去接，上床时先上好了闹钟。闹钟“咔嗒咔嗒”，叫人心烦意乱，一生气，干脆，不睡了，早早地去了车站。

到底接着了。妻子见面头一句话：

“接到电报没有？”

“接到了！”

“你挺忙的啊？”语气里隐含愠意。

“老刘没去昆明车站接你？”

“你的信寄到昆明是星期日，人家早回家度周末去了。等老刘星期一接到信时，我已经到昆明了！”

“唉！我真糊涂！”戴钱鑫直埋怨自己，忙解释为什么不能去昆明，以及连着两天到驻地车站接站的情由。

妻子脸色转阴为晴：“后来我找到老刘，老刘也骂你：挺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干这种蠢事，也不拍个电报给他！唉，不说这些了。要不是动身那天上海下大雪，火车迟开了一天，昨天我就到这里了。小明，喊爸爸。”

“不，喊伯伯。”爸爸逗他。

“伯伯！”

“喊叔叔。”

“叔叔！”

“真傻！”妈妈用指头戳了戳孩子的脸蛋，嗔他一眼。误解烟消云散了。

他去提行李——三个大旅行包，两个小包，堆起来一大堆。

“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！也不怕沉。”他有些心疼。

“来过春节，多带了些吃的。”她指指那个鼓囊囊的手提包：“这里面是中药，治美尼尔氏病的，够一个月服的。这一回，我想住长一些，治治病。我已跟同事说好，过些时候再给我寄些来。”

他想着妻子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时的情景，心肠有些发软，嘴里应付着：“可以，可以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”

“还有，”她掏出手绢，擦了擦孩子那两道快拖到嘴里的鼻涕，“车上碰到个好心的中医，看小明老流鼻涕，给开了个方子。你跑跑药铺，看能不能抓到这些药。”

“行，行！”他望着显得憔悴的妻子和由于缺少父爱而对

他陌生的儿子，满口答应着。

回营房后，他托卫生员到区卫生院抓了几副治流鼻涕的中药。又张罗着借了个煤油炉子，让妻子熬药，也搞点小灶。食堂里的菜是云南做法，几乎尽挂辣味，打回来，妻子还得在水里涮涮。他有点过意不去，交待炊事员，放辣椒前先打出一份。哪怕他忙得两脚朝天，也尽可能抽空回家照应照应，别叫母子俩太委曲啊！

可是，那句话怎么开口呢？妻子苦等苦熬熬了一年的假期，眼巴巴盼着一家三口头一次过个团圆年的假期，指望有个照护，一心一意到他身边来治病的假期，就这么一瓢冷水泼下去吗？

他喜欢摔跤，拳击，喜欢打排球，踢足球，运动场上铁定的规则，养成了他的刚毅性格。一九七〇年他到西双版纳插队，开荒，刨树根，扛木头，盖房子，干那些在上海从没干过的活儿，也从来没含糊过。他算得上个五尺半铮铮男子汉，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可是如今，他觉得那句话，对她来说，份量是太重了！几百个日夜感情的淤积，几千里旅途思绪的结坠，现在该给她“化淤散结”才是，怎么好骤然加重她感情上的负荷呢？

军人啊，可以毅然跃入虎穴，可以决然扑向龙潭，可以炮弹崩于前而色不改，可以枪刺加于身而心不颤，可在这种时候，在一句话的吞吐之间，却不能不掂量再三。

可是那句话，必须对她说。

那天晚上，妻子正待熬药的时候，他坐到她身旁，开始了试探：

“龙芬，看来你这次来队，住不长啊……”

妻子的手抖动了一下，停止了往药罐里下药。

“我们要出去执行任务。”他不敢看她，极力回避着她困惑的目光。

“哦，那你只管执行你的任务。”她把药倒进罐罐里，轻松地一笑，“我又不是头一次来，我自己会做饭，你不在，也饿不着的。”

他语塞。过了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：

“这次任务不比寻常。上级已经通知：所有临时来队的家属，都必须在春节前离队。我是教导员，我必须带头。”

她感到很意外，乌黑的眸子朝他一闪，随即低敛双眉，凝视着蓝色的火苗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抬头问：“能不能过完春节走？”

他几乎是从胸腔里把话挤出来：“不行。部队很快就要出动，春节前家属就得走。”

沉默。只听得见药罐罐里药汤“卟卟”作响，恰如她平静外表下不平静的心。和药汤一样，她心里也翻腾起几分苦味。

但她很快打破了沉默：“那好，我尽快走。”

他松了口气。妻子通情达理，他是知道的。她也是插过队的人，生活的甘苦，人世的沧桑，她经历过。她不是那种娇生惯养，经不住事儿的嫩小姐。当初回上海和她谈恋爱时，他还是个战士，开头就对她说：“我将来退伍，还要回西双版纳，你要是能理解我，我们俩就谈；不能理解，就别勉强。”同样的话，在这之前，在几个经人介绍的对象面前，他也提出过。对方一听，就吹了。家里埋怨：“你这个人，干嘛非得先谈这个敏感问题不可！不能先谈谈别的？等有了些感情，再谈这个嘛！”“那何必呢？早晚要接触这个问题，晚谈不如早谈，免得浪费时间。”龙芬对这个问题也

想过几天，她的态度是严肃的、郑重的：“等我考虑成熟了再答复你。”过了几天她对他说：“只要双方真心，你退伍回西双版纳也好，到别的地方也好，我都没意见。”结婚以后，虽然为两地分居带来的寂寞和种种不便苦闷过，烦恼过，但她总是尽力克制自己，默默承受着一个军人妻子生活上和感情上的重负。所以，他才有勇气在妻子来队只几天，就实打实地对她交底。他预料妻子会以大局为重的，但却完全没想到，两颗心会沟通得这样顺利。

他马上给昆明那位战友打了个电话，请他订一张三天后从昆明到上海的硬卧车票。

“你倒是怎么回事儿？龙芬刚来队，你就要她走？”

他解释了一番，请他到时候在小火车站接一下龙芬，然后送她上大火车站。

“那你也该请个假，到昆明来送她一下嘛！团长会批准的。”

“我不打算跟团长讲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你也不是没在部队呆过。”

“你呀，还是那个样。可我说，老兄，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？”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他受不了那同情的语调，赶紧挂上了电话。

他去财务部门提前领了一个月工资，买了些鸡蛋、排骨，煮熟了，用塑料袋装好，给母子俩带着路上吃。剩下的钱，除给自己紧紧巴巴留了点伙食费，全部交给了妻子。

妻子要动身的那天早上，他照常早早地起来。按往来的习惯，妻子也该跟着起床，梳理漱洗，收拾屋子，准备早点了。可她没起来，半阖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脸上没一点血

色。他以为她是临别前夕睡眠不好所致，给她拢了拢被子，就去出早操了。

出完早操回来，妻子还躺在床上，脸色显得更加苍白。

“龙芬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头晕得厉害。我想再躺一会儿，小明醒了，你先给他穿衣服吧！”

他给孩子穿好了衣服，去食堂打回早饭，想把妻子扶起来吃饭。刚一动她，她马上要吐。

“别动，一动头更晕。怕是又犯老毛病了。”

他有点慌了，忙去叫来营部医生。团长、副政委、主任也闻讯赶来。一切症状都表明，是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。病人说，过去犯病时是输液治疗。副政委马上给团卫生队打电话，要军医来给病人输液。

“屋漏偏逢连阴雨”。军情，家情，把戴钱鑫推到一个极其矛盾的境地。当天去昆明的车票已经拿到；次日去上海的车票，昆明的战友也已给订好。部队出动在即，家属不容久留。他该怎么办？让妻子走，还是不走？两头的理由份量都很重。可是，站在军人的立场上，哪头更重是毋须比较的。

他嘱咐军医：“药用重点，赶快控制住！”

团长安慰说：“老戴，别着急。先打电话叫昆明退票。你家属暂时不要走了。特殊情况嘛，我们向师里请示。”

他坚持着：“票还是别退，输过液，也许就会好一些的。”

“不行！先把票退掉！”

输了一天葡萄糖生理盐水，病情没有什么好转，还是起不了床。戴钱鑫放心不下，白天忙完工作，便急急地赶回宿

舍。卫生员告诉他，晚上还得继续输液。他决定自己守着她，便对卫生员说：“你告诉我怎么操作，就回去休息吧！”

鱼泡形玻璃小壶里，葡萄糖液好象凝住了似的，半晌一滴，半晌一滴，好慢啊！仿佛故意跟戴钱鑫的急切心情找别扭。他头一次感到：时间的运行竟然会以如此的反差，投射于一个军人的心境。他不能不适应这输液的节奏，尽管他心区另一面的另一种节奏，多么急促，多么强烈地在催唤着他。妻子阖着双眼静静地躺着，外表看去疲惫而安详。可是，那偶尔微微张开眼皮向丈夫投来的不安的眼神，透露出她内心深处也很不平静。戴钱鑫突然感到：为了适应他的属于军人特有的生活节奏，结婚以来，她对自己的生活作了多么大的强制性扭曲！

小明出生后，她很难兼顾，只好在托儿所里日托。每天早早起来，先把小明带到她的工作单位——塑料制品厂，吃过早点，等八点工厂附近街道托儿所开门的时候，再送走小明。每一次，都是小明最后一个进所。托儿所下午四点关门，她还没下班，只好由公婆先接回去。等她下班后，再从公婆家把小明接走。然后是做饭，洗衣，缝补，哄小明睡觉……在那间经常漏雨的小小宿舍里，差不多每天十点过后，她才能躺到小明身旁。学生时代，她本来爱说爱笑，爱唱爱跳，也说不清是由于插队年月缺少欢乐，还是婚后生活孤寂劳累，她变得内向起来，寡于言笑了。他怜惜她，探家时曾提出给她买台电视机，业余时间调剂调剂生活。可她说，她一个人看没什么意思；说不如留着这笔钱买台电风扇。“你怕热，夏天回上海休假，也好吹吹风。”作为母亲，她常常是自己抱病带多病的小明去跑医院；作为妻子，她总是尽量想到远方的丈夫。而她自己，却很少得到一个妻子应该得到

的照顾和体贴。她实在需要得到这些啊！也许，这就是这一次她把休假和治病搁到一起的原因。她肯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。此刻，他多想好好尽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啊！可是，这几天，不仅是妻子，连小明他都没空照料，不得不让管理股长把小明领走……

他轻轻撩起床边的布帘，在布帘隔开的房间的一隅，坐到一把藤椅上。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阿诗玛香烟——那是妻子犯病后，他心情不好，叫通信员给买来的。他擦燃火柴，点着了一支。

“鑫，你又抽烟啦！”

他是到西双版纳后学会抽烟的。结婚以后，才听从妻子的劝告，戒掉了。妻子很敏感，马上嗅出了烟味。

“嗯，有点儿困。抽支烟，提提神儿。”他吱吱唔唔搪塞着。

“是不是为我的病，心里烦躁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他否认着。

“哎！”一声轻轻的女性的叹息，“我这次不该来，拖了你的后腿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他慌乱地解释，可自己也觉出语调生涩，言不由衷。副营长前两天也出差走了，营里就剩他一个主官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无暇顾家。他怎么能自圆其说呢？

灯光反射下，透过布帘，她看见丈夫两肘支膝，窄窄的前额向前倾着。短短的黑髭下，烟头闪着火光。那火光好像灼着她的心，使她很难受。

“鑫，还是别抽烟的好。”

“嗯嗯，等打完仗，就再也不抽。你放心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她望着丈夫那由于缺觉而消失了光泽的紫膛色的脸，心疼地劝他，“你也睡一会儿吧！天一亮，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哩！”

时针，已走到凌晨四点。他到床边看看吊瓶，液水已落到最后一格。他拔掉针头，从暖瓶里倒了点热水，把手巾浸热，在进针处敷了敷，这才回到帘外，在藤椅上半躺下来。头一靠椅圈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“龙芬，你觉得好点没有？”他醒过来，到床边询问。

“好象稍好一点。鑫，你扶我起来。”

借着丈夫的扶持，她试着下床。双脚刚刚落地，又觉得天旋地转，差点摔倒。他赶紧把她扶回床上，让她靠着枕头，半坐半躺着。

她喘着气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走。在这儿，太牵扯你们的精力了。鑫，你去订票吧！”

他沉吟了一会，说：“龙芬，你不会埋怨我吧？”

“别说这个。我了解你，我明白，这种时候，军人该做些什么。”

他迟疑了一会，毅然转身走了出去。

买好了去昆明的车票，他找来营部书记。书记的父亲在昆明铁路局工作。他要书记和通信员把妻子送到昆明，请书记的父亲帮忙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。又要书记开了两张证明，一张买车票，万一车票难买，另一张证明买飞机票。然后，他打了个电话给团里。团卫生队来了辆救护车。

救护车拉着病人，一直开到火车站。戴钱鑫架着妻子慢慢走上车厢，找好座位，让她伏在茶几上。好艰难的历程啊，总算迈出了最难走的一步。他俯下身子，在妻子耳边说：